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二三回 善堂中貪人遭愚惑 假山畔淫婦入癡迷

話說王虎、李龍去竊大成廟的庫銀，及至將鐵櫃開好，兩人摸來摸去，一點銀兩沒有，裡面好像摸到一具屍身，忙著李龍出外取火。李龍又跑不出去，覺到不是這裡碰頭，便是那裡踢腳，心中疑惑不定。只得由腰邊把火種取出，輕輕亮了亮火。原來這地方並不是大成廟的庫房，是同善堂的棺廡。這同善堂本是臨安第一個大春堂，不論什麼地方人死了，裡面都化到棺木；還有外方死了的，先將棺木寄到裡面，預備日後回家。所以裡面有個棺廡。昨日鐵珊掛局的棺材，因此處靠大成廟甚近，所以也寄在裡面。這時王虎、李龍想偷大成廟庫房櫃裡的銀子，卻被濟公小小的作了個法，將他們弄到同善堂棺廡裡面，所開的鐵櫃，卻就是開的鐵珊那不曾下釘的棺蓋。及至火光一照，二人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把蓋蓋上，由風洞裡爬出，到了外面，復行走進大成廟。覺到那衣袖上沾著臭水的地方，一股臭氣委實難受，身邊還爬了多少蛆蟲，摸摸就是一條。二人心究不甘，見丈室裡還不曾散席，再走到庫房前一看，裡面燭燈輝煌，坐了四五個和尚，在那裡查帳。二人心一恨，兼之又被他屍臭一觸，當夜兩人走回了家，得了一樣的病，都是上嘔下瀉。所以這日賈知縣下鄉勸災，兩人都不曾去得。賈知縣見他們有病，也就罷了，隨即將公出牌標了日子，紛紛收拾下船。這也不須深表。且言金祿領了批文，走回相府，將張奎德的話，對金仁鼎一一如一的說了一遍。金仁鼎暗想著：那裡馬仁就這樣利害，一定是有人走著消息了。如今既鬧了通了天，大約非老牛筋的那顆豆腐乾子一定是沒得成功。但這個老牛筋，我為著這一件小事，向他低首下心，我金仁鼎情願辦個罪過，我總不去找他。想了一想，便向金祿問道：「此刻悟真究竟在那處呢？」金祿道：「現在刑部待質司廊下，有金升在那裡看住呢。」金仁鼎又定一定神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你們且到刑部去，仍將悟真押回，復解到賈姑爺那邊去。叫他不必收監，權交浦廳看管。說我隨後就來。同他還有話斟酌呢。」金祿聽了主人的話，那敢怠慢，連忙騎了馬，直奔刑部，向金升暗暗通了消息，又將悟真領回，復奔臨安縣署。才到頭門，忽見那柵欄上掛了一面牌，圈了兩個紅圈，中間「公出」二字。金祿是個懂公事的，曉得本官既出，這些有干係的事件，沒有個師爺敢去做主。走進頭門裡面，拴了馬匹，便站住了腳，在那裡想主意。不上一刻，後面已將悟真押到。金升道：「祿老哥，你站在這裡怎麼？且進去回一聲，我們就好交卸了。我們當爺們的，到處離不掉個老爺，這是常事。如今弄得是到處離不掉個犯人，不是倒迷嗎？」當下金升嘴裡便嘖嘖咕咕的禱告了一串連，金祿逼得沒法，只得跑到稿案上去商議。那稿案爺們道：「老哥的明見，你我肩膀上擔不了□八斤，這些事怎能做主呢？你最要好到刑名上同鄭師爺斟酌個法子。」金祿無可奈何，只得又跑到裡面。原來這位鄭師爺，年紀才二□多歲，生性好嫖不過，他見主人公出，隨即也就出外，到那下家打茶圍吃花酒去了。金祿在裡面撞了幾處的木鐘，一處都不響，只得趕緊跑出。又向金升道：「你們還是就在門房裡坐一坐，我還要走回去一趟呢。」金升嘴裡雖然答應，心裡卻喊一千二百個晦氣。

金祿一逕又跑回相府，自長至短的對金仁鼎說了一遍。金仁鼎道：「這便怎樣辦法呢？倒弄得沒得上岸了。也罷，你去傳轎班伺候，待我親自去走一趟便了。」金祿忙不住傳了轎班，跟了金仁鼎，又到了臨安縣衙門裡面。他究竟是個內親，也不須通報，到了二堂被簷下面，便下轎進裡。果然裡面一個大席師爺都不在家，只剩了幾個征收小席，有那在裡面打牌的，有那在裡面下棋的。見了金御史到來，一個個的「大人長、大人短」的熱鬧不過。金仁鼎好生氣悶，呆了一會，忽想道：還有一個人，如會著他，還有主意；假若連他出外，那便死著兒了。就這設想的時候，恰好站廳的爺們送上茶來，金仁鼎忙喚道：「來來來，我問你一句話。你們衙門裡昨天來了一位錢舅公，如今住在那處？」那爺們定一定神道：「可是昨天被老爺在大成廟打嘴巴的那個錢鬍子嗎？」仁鼎還未及答，金祿在旁面道：「正是。」金仁鼎怒道：「你亂說什麼？」金祿道：「家人怎敢亂說。」當下便將廟中打嘴巴的那段笑話，略略說了個大致。金仁鼎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卻就是他了！」爺們道：「他住在西廳上小房裡呢，不曉得這時可在家？小人且看他一看。」仁鼎道：「他如在家，就說我請他說話呢！」那爺們應了一聲，一逕便向西去。

不上一刻，忽聽帶走帶咳，靴聲蹣蹣的一個人走得來。仁鼎起身一看，果然就是錢通。兩人謙了一會，對面坐下。仁鼎還未開言，先歎了一口氣，然後將刑部不肯收留的話說了一遍。錢通見說，便露出一種老奸巨猾的樣子，抹了一抹下須，微微一笑道：「那便怎了，因何有大人這副面子都不肯收？這刑部的馬大人，忒也太不顧情面了。如今大人請教，又預備怎樣呢？」仁鼎道：「在下此時卻被這一件小事，倒鬧得沒有主意了，我想托賈會親行一角公事，將他交捕廳看管，然後再想主意。」錢通道：「這是最好。」仁鼎道：「也不算好，不過急濟燃眉。無如偏偏的舍親又忙了出去了。」錢通道：「老拙聽他臨走的時候，心中還作煩的，說大人這邊的事件清而未清，兼之勘災之事又不能再退，深怕鄉民再到府署控訴，那個處分又擔不起，所以只得趕要緊的去忙了。」仁鼎見說，便皺了一皺眉頭，又問道：「然則據老姻伯看來，請教這一件事，可還有什麼安安靜靜了結的法子嗎？」錢通道：「萬事總沒有個沒了結，總之事在人為。」

仁鼎見說，曉得這老錢平日的聲名，這事他定有一個辦法。便低低的向錢通又道：「這事如老姻伯肯代為力，做個下場，那我多也說不起，將後千金為壽，總可以抵得準是了。」錢通道：「大人說那裡話來，將後小兒能個大人們照應一點，那就受賜多了。但這一件事，老拙仔細想來，那濟顛僧作法千奇百怪的，把我弄到這裡，定然總還有個用處。如今老拙先要問大人一句，還是僅僅的將田契送出結事，設或多少有點罰頭，大人可情願是不情願？我們先把句話議定當了，難得老拙同他還有一面之緣，不妨出場同他碰一碰看。」仁鼎道：「這和尚真個利害，由打建大成廟起，可算同他遇一回事，都是蝕一回本，向來不曾有過一回進帳。為今之計，也只得預備蝕本罷了。」錢通道：「既這樣說法，老拙的意見，這悟真也非盜非匪，你大人就把他安插一塊什麼地方，可保絕無岔事。老拙且到大成廟試探一次，如有端倪，自當回信。」仁鼎道：「我想大成廟離萬秋園不遠，我就在萬秋園專候你的回信。」錢通道：「但有一層，對這位和尚說話，老拙雖同他不過一面，卻看出他的性格大約不同。你我為那件事走來，三言五語便可定奪，他是不成功的。也不是他的脾氣猶移，我看他這人，一定大雅不過，竟或性命關頭，他一樣嘻嘻哈哈，當為無事。老拙所以諒定同他做事，不一定抓得住時候！」仁鼎見說，大喜道：「俗雲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既老姻伯能識得這人脾氣，此時斷可有成。在下就此告別，一切敬遵台命，專在萬秋園聽信是了。」說罷，又把金祿叫到面前，低低的說了幾句。吩咐已畢，便隨即起身上轎，一逕直奔萬秋園。

金祿、金升兩人，這時帶往一個悟真，直即是捧著豬頭沒廟送，也遠遠的跟著後面到了萬秋園。此時金仁鼎到了園中，不但不把他當個罪人，反轉當住上客，下手先著家人在碧梧仙館收拾了一個起座，裡面備了鋪設。金仁鼎見悟真到來，連忙陪到裡面，茶點之後就是素齋。席間所談的話，口口聲聲的都是知縣糊塗，把自己說得怎樣幫住他的忙，費多少心力才把他救出牢來。悟真他裡外渾然天真，也不同他辯白，午飯過後，仁鼎曉得錢通暫時未必有回信，因悶混無事，反陪悟真四處游耍。

且言這萬秋園有一片假山石最為名勝，石下通走行人。金仁鼎同悟真由石洞經過，突然一陣風來，異香撲鼻，悟真好生詫異，以為這地方定有異香奇卉。便低了頭在地下人神去看，但見全是舒草，並無什麼點綴。心中又想到：莫非什麼架上有什麼稀奇的花木，便抬頭四面觀看。這時悟真已出了假山，原來前面有七八個婢女，末後一個嬌娘，年可二□稍外，風姿窈窕，卓爾不群。見悟真同金仁鼎由假山下穿出，眼梢微微一灼，手中忙將那白羅巾遮了一遮，似羞非羞，似怕不怕的，扶了一個婢女，附耳不知說了一句什麼，轉身就走。看官，你道這是那個女子？原來就是九姨。前日鐵珊致之死地，只有金仁鼎、金榮、金義並幾個親信的服役曉得。及至送出之後，仁鼎便禁止在事諸人不許露一點風聲。可笑九姨這婦人生性雖淫，心田倒癡得很。鐵珊同他本是約定，雲稱同金御史不過三言五語，依舊還來伴他安眠。不料鐵珊一去不歸，心中好生疑惑。第二日便著了個娘姨暗暗查問，方知因同御史爺說話，當下就被逐出。心中暗罵道：好一個無道理的瘟龜！醋心既這樣大，怎樣能開後門？兩日之間，因此□分不樂，他還不曉得鐵珊的陰魂早已到豐都府，同活無常的婆子姘識去了。

這日午膳後，一眾丫鬟僕婦，見主人心下不樂，便邀他到白蓮池去看花。之後想順便到芭蕉待雨軒息一息腳，不料由假山石旁經過，正然碰著金仁鼎陪了一個少年和尚，由假山裡面出來。九姨把悟真一看，見那眉清目秀，那一種俊俏面龐，恨不得這時就香他下肚。心中想道：這個機會倒不能舛過，能毀這瘟龜將他留在園中，那不愁不得上手。為最要多派幾個眼線，查點他住在什麼地方。但他心裡已想了入魔，面場上因金仁鼎同這個和尚在一起，便裝做羞羞縮縮的樣子，才同悟真打了一個照面，縮腳反轉走回，同那幾個婢女一窩蜂似的冉冉的向花叢中去了、金仁鼎陪悟真在院中遊玩了一會，乃將他送在碧梧仙館，暗暗就著金升看住了他。那心裡也沒第二件事，專候錢通的回話。這正是烏龜偷吃長生面，繞著龜頭推不開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所下回分解。